新建球场补贴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中国足球就差“基本功”了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郭 剑

8月4日上午，北京天气仍然闷热，但北四环奥体中心的几片足球场和以往的周末一样，全天都没有空闲的时段，哪怕草皮的热度有些“烫脚”，一拨接一拨的中年人还是喜欢在这里享受足球的快乐——按照计划，中国足协将在年底之前搬进奥体中心，和现在位于东四环外的办公地点世东国际大厦相比，奥体中心的足球氛围显然浓郁许多，而在规划内容当中，奥体中心还要“升级”为国家足球基地，为各级国字号球队的集训提供“综合备战方案”，这意味着，目前奥体中心能向社会开放的8片足球场地，还有缩减的可能。

“在这里踢了不止10年了，只要不出差，每个周末必定来这里约比赛，10多年前眼看着对面的‘鸟巢’修起来，就觉得奥体的环境很好，听说明年工体改造，国安的主场也要搬过来一段时间。”42岁的李建是北京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的“创始人”。他和几个高中同学组成俱乐部的核心阵容。踢球对他们来说，是每周都“必须完成的任务”；“如果有哪周不踢球的话，会特别难受”。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他们约到了实力很强的一个老对手，多亏门将项宇发挥出色才保住平局——项宇是跟家里亲戚一起做工程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有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足球场，“不用11人的大场，7人制的小场就行”。

“这周的新闻说发改委有个新政策，新建11人的足球场补贴200万元，5人制和7人制的场地补贴100万元，这个价格很专业了，一块11人制的球场，不算后面的维护和保养，第一期的草皮费用差不多接近200万元。如果前几年有这个政策就好了，不过，个人或者私企要修球场，手续方面特别麻烦，北京现在只能到五环外面找地方。国内的三四线城市也要到近郊或者开发区才有地方修球场，这主要看各地方的规划，通常来说，租一块11人制球场的地，年租金大约是10万元。”项宇说：“大城市球场肯定是不够用的，就拿北京来说，单算球场数量其实不少了，可周末所有球场都是满的，临时想订场地根本订不到。”

项宇说的“新政策”，是这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国足协）联合印发的《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称，由于足球运动意义重大，社会需求快速增长，场地建设存在短板，因此，需要开展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以此来解决供给不足、布局不优、效益不好等问题。而为了填补拿地、融资、人才等方面的缺口，《实施方案》表示要打出一套“一补两包一融”的组合拳：“一补”是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补助，新建11人制足球场补贴200万元，新建5人制、7人（8人）制足球场补贴不超过100万元；“两包”是政府政策包和企业服务包；“一融”是组合融资支持，鼓励通过开发性金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实施方案》的下发，是足球运动被纳入“国家战略”的又一次有力证明，“建更多的足球场，让更多的人有地方踢球”，是《实施方案》的根本目的。不过在修建足球场的同时，球场的选址、资金的落实以及“更多的球场是否意味着能培养出更优秀的足球人才”的思考与实践，才是衡量球场建设“质量”的标准，而在推动球场建设的过程中，避免“挖足球的钱”亦是监管与督察的职责所在。

“举着足球的招牌领钱，但钱没有花在足球上”的例子，并不少见。

“根据教育部和省里的规定，足球特色校每年可以获得10万元的专项经费，这10万元是要按照固定比例来分配的，比如说师资支出可以占30%，场地、器材之类支出占50%，但是实际上，我们学校足球相关部门能拿到的经费只有3万元。这笔钱给孩子们买些足球、球衣和训练器材就基本上用完了，再想从校外请一个水平稍微高一些的教练，是根本不可能的。”河北省中部某市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告诉记者，专款能否专用，是基层足球工作者最关心的问题，“这些年涉及足球的各项政策都不错，提供了不少机会让更多的孩子踢球，但是具体落实，还有一定的偏差，起码在经费方面，和预期的效果有不小差距。”

这位体育教师所说的“没有钱请专业的教练”，是中国足球的“基础硬伤”。以北京为例，周末人满为患的球场，中年人是主力军，即便在暑假和寒假两个假期，能和同学一起踏上绿茵场的孩子也不多见——在18岁之前无法掌握相应的足球技能，大大降低成年后踢球的可能性，而如今活跃在球场上的中年人，几乎都不缺乏少年阶段在操场上“每天踢一个小时”的经历。

因此，修建更多的足球场地，无疑是促进社会足球普及的重要手段——但中国的国情决定，“足球”更多时候只是人们议论的话题，而非愿意亲身实践的体育项目。因此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中国足球全方位的落后需要“综合治理”；“修更多的球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球场少了肯定会造成有些想踢球的人没地方踢的情况，但球场多了未必就意味着中国足球水平能够迅速提高，只能说会提高足球的普及程度”。

与这种说法相匹配的例子，是从小到大基本上不为踢球场地发愁的国字号各年龄段球员——这些国内足球水平佼佼者经过残酷的竞争成为站立在中国足球金字塔塔尖位置的“高端人群”，一线队球员在中超联赛年薪以“千万元”为单位，U23球员身价更是因为特殊政策甚至超过队中“前辈”，他们的训练场地国内顶尖，即便和例行海外冬训的场地相比亦不逊色，但在成绩方面，多年来国字号球队在各级赛场上屡战屡败，尤其低年龄段球队，与竞争对手相比早早便被拉开差距——这自然不是“场地不够”的原因。

以刚刚在山东鲁能足球基地结束的潍坊杯为例，这项志在打造中国“土伦杯”的赛事今年共有12支2001年龄段球队参赛，其中有3支中国球队（山东鲁能、河北华夏幸福和上海申花），9支外国球队（博卡青年、巴西体育、桑托斯、西班牙人、鹿岛鹿角等），在小组赛阶段，3支中国球队全部垫底，3支球队的9场比赛仅鲁能收获1场平局其余皆负，得失球比为7:35——原本中国国青队也要按照惯例参加潍坊杯比赛，但今年5月底在成都举行的“熊猫杯”，2001年龄段的U18国青队3战全败，7个丢球0进球的惨状让球队失去了参加潍坊杯的“勇气”，一周前中国足协宣布成耀东出任U18国青队主帅，多位国青主力正是因为要参加潍坊杯比赛从而缺席了国青队集训名单。

中国足球与足球强国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在球场数量，而在“足球理念”——“足球理念”在青少年球员的个人技战术能力层面反映最为明显。本届潍坊杯多家视频网站得到了直播信号，多场比赛进程显示，和巴西、阿根廷、英格兰的同龄人相比，已经是职业俱乐部梯队佼佼者的中国球员对于足球比赛的“理解”还很稚嫩，只能算是“初学者”，青少年球员之间这样的差距几乎早已注定不使用归化球员的中国足球只能徘徊在亚洲二流水平。

因此在《实施方案》鼓励各地修建更多足球场的同时，中国足球还要在基础层面让更多的孩子“学会踢球”——凑热闹式的足球操更多作为健身方式存在，真正掌握足球技能，才是孩子长期保持足球锻炼习惯的最基本条件，而迈出这一步的关键，还是教育工作者们要给孩子留出在球场上奔跑的足够时间。 本报北京8月5日电

博卡青年队获得本届潍坊杯冠军。 视觉中国供图

发改委颁布新建球场补贴政策。

易建联终于回归

中国男篮急需磨合阵容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杨 屾

在距离中国队篮球世界杯第一场小组赛还有26天的时候，易建联终于代表中国男篮登场亮相。在替补出场打了不到10分钟后，易建联回到了场下——一场无所谓胜负的慈善赛的比赛，确实没有必要让伤愈复出的易建联打太久。

“还显得很生疏。”主教练李楠在发布会上这样评价易建联的发挥，“这应该是3个月以来他第一次参加正式对抗，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听到此话，易建联也在一旁频频点头。自从帮助广东宏远队拿下上赛季CBA总冠军后，这位中国男篮的核心，就一直处于休养和康复中，脚部的伤病，更是让他错过了之前中国男篮的所有热身赛，“复出的感觉还可以，但这种比赛，实在没什么好总结的。”易建联说。

确实，这次在广西南宁举行的姚基金慈善赛，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的热身赛，场内场外都是以娱乐为主。但对于即将参加世界杯的中国男篮来说，由于易建联已经回归，其实需要更有质量和强度的热身赛去进一步磨合阵容。

根据安排，中国男篮将在8月10日、11日、12日，和安哥拉、波多黎各、克罗地亚队进行比赛，连续3天3场比赛的强度和密度，说明中国男篮的备战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

“包括这次昆山四国赛，以及世界杯前两场和巴西队的比赛，中国男篮的热身赛还剩下5场。”某专业教练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是世界顶级强队的话，个人能力和整体实力摆在那儿，可能5场热身赛就够了，但是对于想要更好地磨合阵容的中国男篮来说，5场比赛不算多。”

如果仔细算一下，除去本次没有太多实战意义的慈善赛，中国男篮之前一共进行了12场热身赛，无论是和澳大利亚NBL联队的较量，还是赴美参加NBA夏季联赛的比赛，以及征战斯坦科维奇杯，中国男篮都是在没有易建联参加的情况下比赛的。虽然在斯杯期间，易建联参加了球队的合练，但所有人都清楚，训练和比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训练中对抗再强，其实也不可能和比赛状态完全一样。而且，在热身赛中，所面对的对手风格也不一样，所以，在比赛中的感觉也是不同的，这些都不可能通过队内的热身去实现。

看得出来，中国男篮在世界杯赛前剩下的5场热身赛，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特别是昆山四国赛3个对手安哥拉、波多黎各、克罗地亚队的选择，明显是模拟男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男篮的对手科特迪瓦、委内瑞拉和波兰队。现在，易建联重新回到阵中，昆山四国赛的这3场比赛，对中国男篮来说就变得格外重要。

“在我印象里，之前中国男篮和克罗地亚队打过比赛，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比如篮板球的保护。安哥拉队是中国男篮的老对手了，加之非洲球队的风格都比较像，能跑、能跳、能抢，中国男篮终于可以以一个比较完整的阵容去比赛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磨合阵容的机会，也是一个模拟世界杯比赛时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的好机会。”该专业教练表示。

本报北京8月5日电

易建联在2019姚基金慈善赛中亮相。

一位冰妈变身冰场老板的摸索和期待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慈 鑫

近日在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成都站的比赛上，一群来自西安的参赛小选手颇为抢眼。西安既不属于国内开展冰上运动的传统地区，又不像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那样是国内发展冰上运动的后起之秀。但是在过去两年，西安少儿冰上运动的开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今，西安的花滑小选手终于可以成团成队地参加全国比赛了，这一切都与一位冰妈在两年前作出的一个大胆决定有着直接关系。

看着女儿殷善洁如精灵般在冰上翩翩起舞、看着10位西安的花滑小将能够在全国比赛上崭露头角，景梅感到莫大欣慰。景梅就是那位对西安冰上运动发展产生了直接推动作用的冰妈。两年前，她顶着家人、朋友反对的压力，承接了西安一处已经因经营不善两度关张的冰场，从一位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跨界为冰场老板，这是她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一座城市发展冰上运动的拐点。

景梅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自己为何会作出这样一个大胆决定。她盘下的这块冰场，正是女儿殷善洁从4岁开始学习花样滑冰的地方。

冰上运动通常对孩子有着巨大吸引力，女孩接触到花样滑冰、男孩接触到冰球，往往就会迷恋上这项运动。女儿也是这样，自从学习花样滑冰之后就再也割舍不下。

景梅非常欣喜孩子能有这样一项愿意坚持下去的爱好，所以对于女儿学习花样滑冰，她是无条件支持的，“我认为，投资在教育上面比什么都划算，加上孩子又这么喜欢”。

但是，在女儿学习花样滑冰一年多之后，出现了一个重大变故。

女儿的教练决定离开西安，到重庆发展。当时的西安，除了女儿的这名教练，其他的教练都是初级教学水平，只能带花滑入门级的孩子。女儿的花滑水平要想继续提升，只能跟着这名教练也去往重庆。

一段艰辛的历程就此拉开。

每周四的晚上，景梅带着女儿从西安坐飞机去往重庆，跟着教练学习3天，然后下周一的一早再回到西安。交通和住宿的成本已经远远高于孩子学习花样滑冰的培训费用。好在，因为常年做进出口贸易，景梅一家的家底殷实，有条件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支持孩子发展兴趣爱好。

如此奔波之下，女儿的花滑水平确实在不断提高，对花滑的热爱与日俱增，更让景梅高兴的是，女儿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小学一二年级时，虽然女儿每周五耽误了一天课，但基本上不用补课也能跟得上，小学三年级之后，我们通过补课的方式保证女儿的学业跟上进度。从女儿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孩子发展一项运动爱好与学习没有任何矛盾，反倒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原本以为女儿的花滑之路大概就要以“空中飞人”的方式持续下去，但一个可以改变现状的机会在两年前出现了。

2017年的初夏，景梅女儿最早接受花滑启蒙教育的那块冰场开始寻找新的承租人。这块冰场是在西安西二环一个大型商圈的地下一层，冰场的投资人找到了景梅，问她是否有意承租。

冰场面积1200平方米，是西安仅有的3块室内冰场里最大的一块，也是西安开展少儿冰上运动最主要的一块基地。女儿在这里学会的滑冰，又为了跟随教练而离开这里，景梅对这块冰场还是很有感情的，同时，在女儿被迫常年往返于西安、重庆两地之间学习花滑的过程中，景梅也深深感受到因为西安的冰上教学条件落后给当地的冰娃家庭带来的困扰。景梅对接手这座冰场动心了，不仅是为了给女儿创造一个继续学习花滑且免受奔波之苦的条件，同时，站在一位冰妈的角度，她也希望为更多的西安冰娃提供更好的冰上运动训练环境。

不过，西安的冰上运动基础薄弱，当时参与冰上运动的孩子非常少，开展冰上运动培训的市场空间较小，之前在这家冰场开办冰上俱乐部的两家企业都以失败告终。对于毫无冰场运营经验的景梅来说，接手这家冰场很可能也面临着经营困境，家人、朋友纷纷劝她打消接手冰场的念头。

但景梅还是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打定了主意，景梅认为，不是西安开展冰上运动培训的市场不够好，而是之前的企业过于看重短期的商业利益，没有做好市场培育工作。景梅的想法是，以推动西安冰上运动长远发展的眼光来运营冰场，只要把市场慢慢培育起来，冰场的运营自然会不断往上走。

2017年7月，景梅正式接手冰场。景梅的计划是至少先用两年时间在西安推广冰上运动，让大众熟知滑冰、花滑、冰球。冰场盈利的事情等几年后再来考虑。

景梅表示，两年来，冰场的运营确实是亏损的，但这个亏损在景梅的预计之中，亏损额也在可控范围内。但随着冰上运动在西安的推广，和冰场真正以孩子为核心，以更低价格、更高的质量开展冰上运动培训，来俱乐部学习花滑、冰球的孩子越来越多，而且长期坚持，希望往更高水平发展的孩子也越来越多。西安的冰上运动，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

两年前，当景梅接手冰场时，在这块冰场学习花滑的孩子有20多个，学习冰球的孩子一个也没有，但是两年后，在这块冰场学习花滑的孩子已达280余人，少儿冰球队从无到有，打冰球的孩子也有了30多人。

少儿冰上运动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城市都是费用高昂的贵族运动，但在西安，收费标准却只有一线城市的一半乃至三分之一。景梅介绍，在她的冰场，花滑、冰球的初级教练带课是每个孩子130元一节课，最高级别的教练也只收每个孩子240元一节课。但冰场付给教练的报酬基本上都是全国统一的，基本上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都是一个价；甚至还要付出更高的报酬，因为好一些的教练未必愿意到二三线城市。因此，冰场能把对孩子的培训收费价格降下来，实际上都是在压缩自己的盈利空间。

景梅介绍，在西安，如果一个孩子只是保持冰上运动的兴趣，每周来参加一次冰上运动培训，不管是花滑还是冰球，最低的话，一年的费用也只有几千块钱，这是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家庭都能接受的。可以说，冰上运动在西安已经脱掉了贵族运动的外衣。

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参与冰上运动，也有更多拔尖的孩子涌现出来。目前，在景梅的冰场，大概有二三十个孩子是像她的女儿那样，不仅喜欢花滑或冰球，更希望能够往冰上运动的更高水平发展。为了让这些孩子不出西安就尽可能得到高水平教练的指导，景梅从北京、东北定期邀请优秀教练员到西安给孩子们做指导。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安少儿花滑和少儿冰球水平的提升。

从一位冰妈的视角转换到冰场老板的视角，景梅也能更全面地看到近几年蒸蒸日上的冰上运动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好的教练依然极度匮乏。景梅表示，在自己经营冰场之后，她从重庆把女儿的启蒙教练请回了西安，但当女儿的花滑水平不断提高，女儿最终还是需要离开西安到北京、到东北寻求更高级别的教练。因为二三线城市的冰上运动培训市场有限，好的教练不愿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从全国冰上运动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相关的体育部门、协会能不能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调配一些优秀教练轮流到二三线城市临时执教一段时间，这样可以大大促进二三线城市的冰上运动发展水平。

其次是只有运营了冰场才知道其中的不易。景梅表示，冰场的运营成本巨大，自己的冰场因为是在商场里，还不是自己投资建设的，但过去两年，仅仅是维护冰场的硬件投入也高达上百万元，可以想象，那些投资建设独立冰场的企业，成本将是惊人的。冰场运营过程中，电费的开支也是企业的巨大负担。近几年，国家正在大力推动冰雪运动发展，但很多优惠政策没有细则或没有真正落实到冰雪运动运营企业头上。比如，冰场的用电性质从“商业电”变为“工业电”的呼吁已有多年，但始终是杳无音信。景梅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不能真正给冰雪运动运营企业减减负，只有企业减负了，才有能力请到好教练、才能让冰雪运动的消费价格降下来，才能尽早实现带动3亿人爱上冰雪运动的目标。 本报北京8月5日电

景梅的女儿殷善洁在2019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成都站比赛上。 景梅供图